歐陽修集/卷1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于役志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二十六 · 歸田錄卷一〈計六十條〉

► 歸田錄卷二〈九射格附〉

〈歸田錄序已載[[歐陽修集/卷042#【歸田錄序〈治平四年〉】|本集卷四十二]]，今存目刪文。〉

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，至佛像前燒香，問當拜與不拜？僧錄贊寧奏曰：「不拜。」問其何故？對曰：「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」贊寧者頗知書，有口辯。其語雖類俳優，然適會上意，故微笑而頷之，遂以為定制，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議者以為得禮。

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甚精，都料匠預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，人怪而問之。浩曰：「京師地平無山，而多西北風，吹之不百年，當正也。」其用心之精蓋如此，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，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，有《木經》三卷行於世。世傳浩惟一女，年十餘歲，每臥，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，如此逾年，撰成《木經》三卷，今行於世者是也。

國朝之制，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。有國以來百年，不試而命者才三人，陳堯佐、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。

仁宗在東宮，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。其居在宋門外，俗謂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側，號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師，公往往易服微行，飲於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將有所問，使者及門，而公不在。移時，乃自仁和肆中飲歸，中使遽先入白，乃與公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托何事以對，幸先見教，冀不異同。」公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中使曰：「然

則當得罪。」公曰：「飲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」中使嗟嘆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使者具如公對。真宗問曰：「何故私入酒家？」公謝曰：「臣家貧，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具備，賓至如歸。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為宮臣，恐為御史所彈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為忠實可大用。晚年，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後章獻皆用之。

太宗時，親試進士，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。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，皆有時名。庶幾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遲。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，為文不求義理，惟以敏速相誇，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，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。太宗聞之大怒，是歲殿試，庶幾最先進卷子，遽叱出之，由是何為第一。

故參知政事丁公度、晁公宗慤，往時同在館中，喜相諧謔。晁因遷職，以啟謝丁。時丁方為群牧判官，乃戲晁曰：「啟事更不奉答，當以糞墼一車為報。」晁答曰：「得墼勝於得啟。」聞者以為善對。

石資政中立好諧謔，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。嘗因大朝，遇荊王迎授東華門，不得入，遂自左掖門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語言，問石云：「何為自左〈去聲〉掖門入？」石方趁班，且走且答曰：「只為大〈音〉王迎授。」聞者無不大笑。楊大年方與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於一隅。大年因誦賈誼《「場芬韻分云：「止於坐隅，貌甚閒暇。」石遽答曰：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臆。」

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，云：「馮相道、和相凝同在中書。一日，和問馮曰：『公靴新買，其直幾何？』馮舉左足示和，曰『九百』。和性褊急，遽回顧小吏云：『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』因詬責久之。馮徐舉其右足曰『此亦九百』。於是烘堂大笑。時謂宰相如此，何以鎮服百僚？」

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錢公後傳楊大年。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。仲簡，揚州人也，少習明經，以貧，佣書大年門下。大年一見奇之，曰：「子當進士及第，官至清顯。」乃教以詩賦。簡天禧中舉進士，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閣待制以卒。謝希深為奉禮郎，大年尤喜其文。每見，則欣然延接，既去，則嘆息不已。鄭天休在公門下，見其如此，怪而問之。大年曰：「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壽爾。」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，以啟事謁見大年，有云：「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；解組不顧，公其如蒼生何。」大

年自書此四句於扇，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由是知名。

太祖時，郭進為西山巡檢。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，將有異志者。太祖大怒，以其誣害忠臣，命縛其人予進，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，謂曰：「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贖爾死，當請賞爾一官。」歲餘，其人誘其一城來降。進具其事，送之於朝，請賞以官。太祖曰：「爾誣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贖死爾，賞不可得也。」命以其人還進。進復請曰：「使臣失信，則不能用人矣。」太祖於是賞以一官。君臣之間蓋如此。

魯肅簡公立朝剛正，嫉惡少容。小人惡之，私目為魚頭。當章獻垂簾時，屢有補益，讜言正論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太常謚曰「剛簡」。議者不知為美謚，以為因謚譏之，竟改曰「肅簡」。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，同在中書，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。而魯尤簡易，若曰「剛簡」，尤得其實也。

宋尚書祁為布衣時，未為人知。孫宣公一見奇之，遂為知己。後宋舉進士，驟有時名，故世稱宣公知人。公嘗語其門下客曰：「近世謚用兩字，而文臣必謚為『文』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謚曰『宣』若『戴』足矣。」及公之卒，宋方為禮官，遂謚曰「宣」，成其志也。

嘉潭年，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。罷樞密使當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，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為故事。真宗時，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、參知政事，節度使當降麻，而朝議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，除僕射，乃降麻。龐籍罷節度使，除觀文殿大學士，又不降麻。蓋無定制也。

寶元、康定之間，余自貶所還過京師，見王君貺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歸。余時在坐，見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，呈榜子稱不敢求見。舍人遣人謝之而去。至慶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禮已廢。然三衙管軍臣僚，於道路相逢，望見舍人呵引者，即斂馬駐立。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，急遣人謝之。比舍人馬過，然後敢行。後予官於外，十年而還，遂入翰林為學士。見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復如當時，與學士相逢，分道而過，更無斂避之禮。蓋兩制漸輕，而三衛漸重。舊制：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。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止置馬軍指揮使、步軍指揮使以來，侍衛一司自分為二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。五代軍制，已無典法，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。

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，曰「宋通元寶」。至寶元中，則曰「皇宋通寶」。近世錢文皆著年號，惟此二錢不然者，以年號有寶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太祖建隆六年，將議改元，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，於是改元乾德。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，以問學士竇儀，儀曰「此偽蜀時年號也」。因問內人，乃是故蜀王時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嘆宰相須用讀書人。

仁宗即位，改元天聖。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，議者謂撰號者取「天」字，於文為二人，以為二人聖者，悅太后爾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為「明」字，於文日月並也，與二人旨同。無何，以犯契丹諱，明年遽改曰景獺Ｊ鞘保連歲天下大旱，改元詔意，冀以迎和氣也。五年，因郊，又改元曰寶元。自景壇羌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，遂請加景逃謚鷙胖上。至寶元，亦然。是歲，趙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。朝廷惡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復加於尊號。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。明年，又改曰慶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九，於是又改元曰皇祐，猶景祐也。六年，日蝕四月朔，以謂正陽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復，又改元曰嘉祐，自天聖至此，凡年號九，皆有謂也。

寇忠愍公准之貶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貶衡州副使，又貶道州別駕，遂貶雷州司戶。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，丁當秉筆，初欲貶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語馮曰：「崖州再涉鯨波如何？」馮唯唯而已，丁乃徐擬雷州。及丁之貶也，馮遂擬崖州。當時好事者相語曰：「若見雷州寇司戶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比丁之南也，寇復移道州，寇聞丁當來，遣人以蒲蚰嬗誥成希而收其僮僕，杜門不放出。聞者多以為得體。

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剛勁寡合。有惡之者，以事譖之。大年在學士院，忽夜召見於一小閣，深在禁中。既見，賜茶，從容顧問。久之，出文稿數篋以示大年云：「卿識朕書跡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嘗命臣下代作也。」大年惶恐，不知所對，頓首再拜而出，乃知必為人所譖矣。由是佯狂，奔於陽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顧無比，晚年恩禮漸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，在中書最為賢相，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。公嘗語尹師魯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」聞者嘆服，以為名言。

李文靖公沆為相沉正厚重，有大臣體，嘗曰：「吾為相，無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

此以報國。」士大夫初聞此言，以謂不切於事。及其後當國者，或不思事體，或收恩取譽，屢更祖宗舊制，遂至官兵冗濫，不可勝紀，而用度無節，財用匱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跡其事，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，妄有更改所致。至此，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識慮之精。

陶尚書谷為學士，嘗晚召對。太祖御便殿，陶至，望見上，將前而復卻者數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穀終徬徨不進。太祖笑曰「此措大索事分」，顧左右取袍帶來，上已束帶，穀遽趨入。

薛簡肅公知開封府，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，簡肅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輔期之。其後，公守秦益，常辟以自隨，優禮特異。有問於公，何以知其必貴者？公曰：「其為人端肅，其言簡而理盡。凡人簡重則尊嚴，此貴臣相也。」其後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。時皆服公知人。

臘茶出於劍、建，草茶盛於兩浙。兩浙之品，日注為第一。自景桃押螅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作尤精，囊以紅紗，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，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為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。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，講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每至諸侯淫亂事，則略而不說。上問其故，賈以實對。上曰：「六經載此，所以為後王鑒戒，何必諱？」

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，召為參知政事。中書以丁節度使，召學士草麻。時盛文肅為學士，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

寇忠愍之貶，所素厚者九人，自盛文肅已下，皆坐斥逐。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，丁晉公憐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，獨於大年能全之，大臣愛才，一節可稱也。

太祖時，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，使捍北虜，與兵三千而已。然其齊州賦稅最多，乃以為齊州防禦使，悉與一州之賦，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，所為多不法，久之，關南百姓詣闕，訟漢超貸民錢不還，及掠其女以為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，賜以酒食，慰勞之，徐問曰：「自漢超在關南，契丹入寇者幾？」百姓曰：「無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往時契丹入寇，邊將不能御，河北之民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資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

孰與契丹之多？」又問訟女者曰：「汝家幾女，所嫁何人？」百姓具以對。太祖曰：「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。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家富貴？」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「汝須錢，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？」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「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

仁宗萬幾之暇，無所玩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為神妙。凡飛白，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。上亦頗佳之，乃特為「清淨」二字以賜之，其六點尤為奇絕，又出三百點外。

仁宗聖性恭儉，至和二年春，不豫。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唾壺盂子，素磁盞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糸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糸也，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見之耳。

陳康肅公堯咨善射，當世無雙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嘗射於家圃，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，久而不去，見其發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頷之，康肅問曰：「汝亦知射乎，吾射不亦精乎？」翁曰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康肅忿然曰：「爾安敢輕吾射？」翁曰：「以我酌油知之。」乃取一葫蘆，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瀝之，自錢孔入而錢不濕，因曰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熟爾。」康肅笑而遣之。此與莊生所謂解牛、斫輪者何異。

至和初，陳恭公罷相，而並用文、富二公，〈彥博、弼。〉正衙宣麻之際，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，聽其論議。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復用，朝士往往相賀。黃門具奏，上大悅。余時為學士，後數日，奏事垂拱殿。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，余以朝士相賀為對。上曰：「自古人君用人，或以夢卜。苟不知人，當從人望，夢卜豈足憑邪？」故余作文公批答云：「永惟商、周之所記，至以夢卜而求賢，孰若用縉紳之公言，從中外之人望者？」具述上語也。

王元之任翰林，嘗草夏州李繼遷制，繼遷送潤筆物，數倍於常。然用啟頭書送，拒而不納，蓋惜事體也。近時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，必遣院子詣門催索，而當送者往往不送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、送者，皆恬然不以為怪也。

128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游殿，既而大內火，遂遷於玉清昭應宮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遷於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遷於上清。上清又火，皆焚蕩無子遺，遂遷於景靈。而宮司、道官相與惶恐上言：「真像所至輒火，景靈必不免，願遷他所。」遂遷於集禧

宮迎祥池水心殿，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。

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，為紫宸殿學士，即文明殿學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學士，為宰相兼職，又有學士，為諸學士之首。後以文明者，真宗謚號也，遂更曰紫宸。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，如端明資政是也。丁既受命，遂稱曰丁紫宸。議者又謂紫宸之號，非人臣之所宜稱，遽更曰觀文。觀文是隋煬帝殿名，理宜避之，蓋當時不知。然則朝廷之事，不可以不學也。

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，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，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。時寇萊公在中書，定其班位，依雜學士，在翰林學士下。冀公因訴於上曰：「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，今無罪而罷，班反在下，是貶也。」真宗為特加大學士，班在翰林學士上，其寵遇如此。

景討校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為一輕薄子所戲，遽前賀云：「聞君有台憲之命。」仲容立馬愧謝久之，徐問其何以知之？對曰：「今新制，台官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爾。」蓋是時三院御史，乃仲簡、論程、掌禹錫也。聞者傳以為笑。

太宗時，宋白、賈黃中、李至、呂蒙正、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，扈蒙贈之以詩云：「五鳳齊飛入翰林。」其後呂蒙正為宰相，賈黃中、李至、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。宋白官至尚書，老於承旨。皆為名臣。

御史臺故事：三院御史言事，必先白中丞。自劉子儀為中丞，始榜台中：今後御史有所言，不須先白中丞。雜端至今如此。

丁晉公之南遷也，行過潭州，自作《齋僧疏》云：「補仲山之衮，雖曲盡於巧心；和傅說之羹，實難調於眾口。」其少以文稱，晚年詩筆尤精。在海南，篇詠尤多，如「草解忘憂憂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？」尤為人所傳誦。

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，飲食過人，尤嗜肥豬肉，每食數斤。天壽院風藥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，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，夾以胡餅而頓食之。淳化中，罷相知安州。安陸，山郡，未嘗識達官，見公飲啖不類常人，舉郡驚駭。嘗與賓客會食，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，窺視公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。至暮，酒漿浸漬，漲益滿桶。郡人嗟愕，以謂享富貴者，必有異於人也。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，其飲食甚微，每析半餅，以箸卷之，抽去其箸內捻頭一莖而食，此亦異於常人也。

136 宋宣獻公綬、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，有一行者誦《法華經》不過，問其習業幾年矣，曰十年也。二公笑且閔之，因各取《法華經》一部誦之，宋公十日，夏公七日，不復遺一字。人性之相遠如此。

樞密曹侍中利用，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，議定盟好，由是進用。當莊獻明肅太后時，以勛舊自處，權傾中外，雖太后亦嚴憚之，但呼侍中而不名，凡內降恩澤，皆執不行。然以其所執既多，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，則不得已而行之。久之，為小人所測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請之。太后曰「侍中已不行矣」，請者徐啟曰「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」。或其親信為言之，許矣，於是又降出。曹莫知其然也，但以三執不能已，人黽人免行之。於是太后大怒，自此切齒，遂及曹芮之禍。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，禍患之來，非智慮所能防也。

曹侍中在樞府，務革僥幸，而中官尤被裁抑。羅崇勛時為供奉官，監後苑作，歲滿敘勞，過求恩賞，內中唐突不已。莊獻太后怒之，簾前諭曹，使召而戒勵。曹歸院，坐廳事，召崇勛立庭中，去其巾帶，困辱久之，乃取狀以聞。崇勛不勝其恥。其後曹芮事作，鎮州急奏，言芮反狀，仁宗、太后大驚。崇勛適在側，因自請行。既受命，喜見顏色，晝夜疾馳，煉成其獄。芮既被誅，曹初貶隨州，再貶房州。行至襄陽，渡北津，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：「侍中，好一江水！」蓋欲其自投也，再三言之，曹不諭。至襄陽驛，遂逼其自縊。

宋鄭公庠初名郊，字伯庠，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，號為二宋。其為知制誥，仁宗驟加獎眷，便欲大用。有忌其先進者，譖之，謂其姓符國號，名應郊天。又曰：「郊，音交也，交者，替代之名也。宋交，其言不祥。」仁宗遽命改之。公怏怏不獲已，乃改為庠，字公序。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，以司空致仕，完享福壽而終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。可以為小人之戒也。

曹武惠王彬，國朝名將，勛業之盛，無與為比。嘗曰：「自吾為將，殺人多矣，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。」其所居堂室弊壞，子弟請加修葺。公曰：「時方大冬，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，不可傷其生。」其仁心愛物蓋如此。既平江南回，請閣門入見，榜子稱「奉敕江南勾當公事回」。其謙恭不伐又如此。

真宗好文，雖以文辭取士，然必視其器識，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，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，更察其形神磊落者，始賜第一人及第，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。徐《鑄鼎象

物賦》云：「足惟下正，詎聞公食束之欹傾；鉉乃上居，實取王臣之威重。」遂以為第一。蔡齊《置器賦》云：「安天下於覆盂，其功可大。」遂以為第一人。

錢思公生長富貴，而性儉約，閨門用度，為法甚謹，子弟輩非時，不能輒取一錢。公有一珊瑚筆格，平生尤所珍惜，常置之几案。子弟有欲錢者，輒竊而藏之。公即悵然自失，乃榜於家庭，以錢十千贖之。居一二日，子弟佯為求得以獻，公欣然以十千賜之。他日，有欲錢者又竊去，一歲中率五七如此，公終不悟也。余官西都，在公幕，親見之，每與同僚嘆公之純德也。

國朝雅樂，即用王樸所制《周樂》。太祖時，和峴以為聲高，遂下其一律。然至今言樂者，猶以為高，云今黃鐘乃古夾鐘也。景討校李照作新樂，又下其聲。太常歌工以其太濁，歌不成聲，當鑄鐘時，乃私賂鑄匠，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，歌乃協而成聲。而照竟不知。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。照每謂人曰：「聲高則急促，下則舒緩，吾樂之作，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。」王侍讀洙身尤短小，常戲之曰：「君樂之成，能使我長乎？」聞者以為笑。而樂成，竟不用。

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，雖京師不能造，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。公嘗知鄧州，而自少年富貴，不點油燈，尤好夜宴劇飲，雖寢室亦燃燭達旦。每罷官去後，人至官舍，見廁溷間燭淚在地，往往成堆。杜祁公為人清儉，在官未嘗燃官燭，油燈一炷，熒然欲滅，與客相對清談而已。二公皆為名臣，而奢儉不同如此。然祁公壽考終吉，萊公晚有南遷之禍，遂歿不返。雖其不幸，亦可以為戒也。

故事：學士在內中，院吏朱衣雙引。太祖朝，李鷁學士。太宗在南衙，朱衣一人前引而已，昉亦去其一人，至今如此。

往時，學士入札子，不著姓，但云學士臣某。先朝盛度、丁度並為學士，遂著姓以別之。其後遂皆著姓。

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，少年居富貴，性豪俊，所至延賓客，一時名士多出其門。罷樞密副使，為南京留守，時年三十八。幕下王琪、張亢，最為上客。亢體肥大，琪目為牛；琪瘦骨立，亢目為猴。二人以此自相譏誚，琪嘗嘲亢曰「張亢觸牆成八字」，亢應聲曰「王琪望月叫三聲」。一坐為之大笑。

楊文公常戒其門人，為文宜避俗語。既而公因作表云「伏惟陛下德邁九皇」，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：「未審何時得賣生菜？」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。

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，景德中，契丹犯河北，遂歿於陣。後公為舍人，丁母憂。起復，奉使契丹，公辭不行，其表云：「父歿王事，身丁母憂。義不戴天，難下穹廬之拜；禮當枕塊，忍聞夷樂之聲？」當時以為四六偶對，最為精絕。

孫何、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。僅為陝西轉運使，作《驪山》詩二篇，其後篇有云：「秦帝墓成陳勝起，明皇宮就祿山來。」時方建玉清昭應宮，有惡僅者，欲中傷之，因錄其詩以進。真宗讀前篇云「朱衣吏引上驪山」，遽曰：「僅小器也，此何足誇？」遂棄不讀，而「陳勝」、「祿山」之語卒得不聞。人以為幸也。

楊大年每欲作文，則與門人賓客飲、博、投壺、弈棋，語笑喧嘩，而不妨構思。以小方紙細書，揮翰如飛，文不加點，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，門人疲於應命，頃刻之際，成數千言，真一代之文豪也。

楊大年為學士時，草《答契丹書》云「鄰壤交歡」，進草既入，真宗自注其側云「虧壤、鼠壤、糞壤」。大年遽改為「鄰境」。明旦，引唐故事：學士作文書有所改，為不稱職，當罷。因亟求解職。真宗語宰相曰：「楊億不通商量，真有氣性。」

太常所用王樸樂，編鐘皆不圓而側垂，自李照、胡瑗之徒皆以為非。及照作新樂，將鑄編鐘，給銅于鑄瀉務，得古編鐘一枚，工人不敢銷毀，遂藏於太常。鐘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銘曰：「粵朕皇祖寶鐘。粵斯萬年，子子孫孫永寶用。」叩其聲，與王樸「夷則清聲」合，而其形不圓而側垂，正與樸鐘同，然後知樸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。其後胡瑗改鑄編鐘，遂圓其形而下垂，叩之掩鬱而不揚，其芍佑殖ゐ而震掉，其聲不和。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：「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，必有眩惑之疾。」未幾，仁宗得疾，人以羲叟之言驗矣。其樂亦尋廢。

自太宗崇獎儒學，驟擢高科，至輔弼者多矣。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，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，大用二十七人，而三人並登兩府，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。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，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、西廳參政趙侍郎概第二、第三人也。予忝與二公同府，每見語此，以為科場盛事。自景淘年已後，至今治平三年，三十餘年十二榜，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，亦可怪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